



# 难忘这片红色土地

◎邵立新

2008年4月的一天,86岁高龄的祝贤林老人再次从四川成都来到他魂牵梦萦的余姚。每次来姚,祝老总要去梁弄镇走走看看,去浙东区党委旧址看望那些已经故去的战友;去慈溪相公殿——他曾经战斗、受伤的地方找寻曾经救过他的恩人……

据历史资料记载,“皖南事变”后,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开辟浙东的工作。江南区党委指示路南特委立即组织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向浙东挺进。1941年5月至9月,新四军派遣武装部队分七批共900余位指战员,从上海浦东南渡杭州湾到浙东地区,与浙东抗日自卫武装一起开展抗日斗争。时年18岁的祝贤林就是这次南迁部队中的一员。

当时,抗日烽火已经燎原全国,浙东抗日根据地因为有了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的增援,而日益强大起来。祝贤林从1941年起,离开家乡,从上海浦东扬帆起航,跟随部队南渡杭州湾,开始战斗在浙东梁弄这块红色的抗日土地上。解放后,为了纪念这次南渡,祝老在其中一个女儿的名字中特意用了一个“帆”字。

1941年6月18日,日军从当时的余姚县庵东据点出发,袭扰相公殿。16日刚从浦东渡海南下在余姚北部登陆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迅速赶往相公殿附近的向天庵设伏。祝贤林作为其中一员,也参加了那场著名的相公殿战斗。

作为一场战役,相公殿之战的规模并不大,我军137人,日军(连同翻译在内)一共37人,但是它打响了“三北抗日第一枪”,意义非凡。虽然在史料记载中,说那场战斗中我军无伤亡,但事实是,祝贤林在那场战斗中不幸腿部中弹,后被当地老百姓救下,隐藏在老百姓的家中养伤。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足,子弹无法从祝贤林的腿中取出,差点危及生命,但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他终于挺过了这一关,最后仍旧回到了梁弄。至今,祝老的腿上仍然留着当年的弹孔,遇到下雨或潮湿的天气会隐隐作痛。

祝老在2008年4月再次去故地相公殿重游,当村支书知道祝老的情况后,立即为他开启已经关闭了的纪念馆大门,并亲自陪他参观。巧的是,在2008年12月15



日的《宁波晚报》上,有一篇作家崔海波写的《相公殿》的文章,文中对相公殿抗日第一战纪念馆作了如下描述:“纪念馆占地面积不大,坐落于一排民居中间,上下两层,看上去像是独门独户的农家小院。门口建有一亭一碑,碑上镌刻着‘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几个隶书,为现代著名女书法家萧娴手书,据说萧娴是康有为的女弟子。背面的碑文概述了相公殿之战经过。”

祝老另有一段珍贵的记忆:1944年2月,在前方战斗中,营教导员雷泽等98位战士的鲜血洒在桃花岭上,百余位指战员受伤。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上级决定增派人员到梁弄。4月的某一天,祝贤林被领导叫去,命令他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去上海接二十余位女大学生到梁弄。祝贤林奉命与战士们一起来到上海,根据事先的周密计划,与联系人接上头,再通过地下组织,通知到每位立志去浙东梁弄抗日的女大学生。虽然时间已经到了1944年,离日本投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要把二十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上海安全带回梁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好在女大学生们最后还是安全到达了梁弄革命根据地。

2008年的那天,祝老参观完河姆渡遗址后,特意让司机开车走曾经的路径。来到现在的车厰大桥的位置,祝老下得车来,指着宽阔的河面对我讲起了这个发生在1944年春天的真实故事。祝老说,当时还没有这座桥,要到河对岸,只能靠船渡河。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他们是在夜晚渡的河,然后再翻山越岭,终于安全地把女大学生们送到了梁弄。没过多久,祝贤林奉命北上,离开了这块让他久久难以忘怀的红色土地,和这块土地上长眠的战友。

我问祝老,那你后来了解这些女大学生的情况吗?祝老的神情有些落寞,遗憾地说:“知道了。解放后,只知道其中一位在北京儿童医院当院长。”满头银发的祝老望着一江东去的春水,他的思绪再次飘到了那个遥远的春天……

看着祝老依旧挺拔的身姿,我不由得浮想联翩:那些曾经年轻的女大学生,如果还健在,也已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已经牺牲了,那早已长眠在了这片红色的土地里。

在祝老的心中,她们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了1944年的春天。

忆故人

# 我的老师姚行筠

◎周明光

姚老师去世已经十年。十年间,每遇挫折,姚老师的形象总是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姚老师是个温和的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每次在课堂上做小动作,惹得他生气,他总是怒冲冲地拿起教鞭,高高举起,轻轻拍下,从不真打。我做了班长,有段时间得意忘形,表现不好,姚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的走廊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批评我:“明光,你还不想做班长呀?”这个场景我竟然会记忆犹新,可见当时我多么怕他把我的班长一职给“撸”了。

姚老师是个有点童真的小老头。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本作文指导书,写作文的时候总是想用几个词语,让作文显得高大上一点,也不管恰当不恰当。有一次我写了句“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姚老师在办公室里拿着我的作文摇头晃脑地读着,惹得其他老师会心地轻笑起来,我恰好经过,透过打开的窗看到这一幕,有点怪这小老头揭我的丑,但心中却还是有点小得意。

姚老师是个敬业的老师。我是经常晚饭后被叫去他的宿舍,批改我刚刚写的作文,又顺便从那一沓作文杂志里抽出一本让我带回家看。有时候我也在那边,看他批改作文,他戴着老花眼镜心无旁骛。很多时候晚上我路过,总会瞧见那间亮着灯光的窗。姚老师的家离学校并不远,我一直很纳闷他为何不回家。只是在星期六的下午才见他胳膊夹着一把油伞,提着一布袋,迈着碎步,急急地往家里赶。星期天的傍晚又见他低着头,迈着碎步急急地回到学校。师母不会骂?

姚老师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电影电视都很少有机会看。班队课的时候,姚老师会给我们讲讲武松的传奇故事。只见一帮小屁孩伸着颈,支起耳朵,格外乖地坐着,姚老师晃着他标志性的大脑袋,抑扬顿挫地讲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那时候悠他每每到紧要关头,就戛然而止住,拿起茶杯,慢悠悠喝上一口,“且听下回分解”。

趁天气晴朗的日子,姚老师会带我们去野餐。一路上欢呼雀跃,手拎着锅碗瓢盆,青菜年糕,簇拥着姚老师,边听他讲着风土人情,来到祖庙,就见庙前的两棵大树。姚老师这回成了导游,给我们讲起了树、庙的由来,然后纷纷搭伙炒年糕。

中秋节到了,班级的茶话会上,我们早早地围坐成一圈,每人一个百果月饼,听姚老师讲嫦娥奔月,听他讲唐诗宋词里有关中秋节的诗句。我们的热烈气氛引得家长们也来围观。元宵节更是热闹。之前一个礼拜,姚老师就早早布置好了任务,每人做一盏灯笼。元宵节那天,急吼吼扒了几口晚饭,急匆匆提着自做的灯笼,到校门口集合。一到那边,就见每人提着一个灯笼,有兔子灯、猪灯、老虎灯、花灯、鲤鱼灯、虾灯……我们提着灯,走街串巷,每到一条街道,大人们闻声都纷纷站在门口,评论着谁的灯做得好,脸上也露着灿烂的笑。在春天油菜花开的季节,我和周良、碧华几个在姚老师的帮助下做好了风筝,手扯着风筝线,奔跑在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里。现在想想都是很美的一幅画面。

姚老师对我一向寄予厚望,在我考上鄞县中学的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晒完席草回来,他找到我,让我去他那儿一趟,送我一个笔记本,首页写了一对联“业精于勤荒于嬉,智欲圆而行欲方”。姚老师也许是高估了我的智慧,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现在想想,我日后的最大不足,正是表现在这两方面。唉,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倒转,再回到那个夏天,让我能够仔细聆听姚老师的教诲。但不管我后来怎样,谈起我,姚老师总是赞赏有加。我更加惭愧,觉得深深地辜负了他。

如今,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听您讲故事,跟您去野餐,可是您的面容却时时不期而至,在我每一次失意彷徨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那对联……您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 露天吃夜饭

城市写真

◎柴隆

晚上去图书馆还书,路过孝闻街,看见弄堂口一家人露天吃晚饭的场景,一幅久违的市井风情图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展开……

露天吃夜饭的画面,如今已不多见。时光倒转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的宁波,还没有大面积旧城改造,拥有众多大大小小的街巷、老墙门和弄堂。一到夏天,墙门内的住户,依次将饭桌摆在弄堂口、明堂里,或屋檐下,远远望去,一溜的露天餐桌,好不热闹!我以为,此画面堪称老宁波的经典世俗风情。

这幅画面,我离开青岛前,不曾见过,初到宁波,屡觉新奇。那时我住在江北白沙路的部队大院里,码头周围都是矮平房和弄堂。出入必经“首善巷”,天气一热,这条宽窄巷子里必定“闹猛”;澡盆里的孩子玩水嬉闹,大人的呵斥混搭灶跟间飘出的菜香,绵绵不绝。

其中最爱看的,还是宁波人的露天吃夜饭。红猛日头西下,男人将铅桶装水,先把弄堂前的空地泼透,驱散曝晒一天后的热气,再搬出桌子和矮凳。蒸笼似的灶跟间里,烧饭的姆妈已是黄汗直淋,但无论再热,“下饭”却不能敷衍,无不做得考究细致。葱油海瓜子、白灼淡菜是给老公下酒的;斩来一块烧鹅,腰面的嫩肉早已拣出,只留给孩子吃;清炒个番茄梅豆,捞块臭冬瓜浇

麻油做“压饭榔头”,最后冲一碗碧绿的“万年青”……宁波家常小菜陆续搬到桌上,小孩子跑进跑出帮着倒酱油、分筷子,男人则早已倒好杨梅烧酒。

露天吃夜饭,街坊邻居也来凑热闹,昏黄的路灯刚亮,预示时辰已到,一排的露天餐桌集体开动,井然有序。男人一律打着赤膊,背上还有刮痧的痕迹;女人穿着自己缝的家常布裙,花花绿绿的;洗过澡的孩子,脖子和后背都是一层白色痱子粉……各色时令小菜争奇斗艳,浓厚的生活情趣和市井烟火,呼之欲出矣。

杨梅酒的香气,一直能从巷头飘到巷尾。几个“老酒饱”啃着蟹脚钳,喝得悠然自得。谁家要是烧了碗出奇的新式“下饭”,自然会分上邻居一筷子,那些平日里因鸡毛蒜皮积下的间隙,邻里间有两天互不言语的,或因那一筷,隔阂也就一扫而过,又扯起大胖喉咙,彼此唠起家长里短,调皮的小孩索性跑到邻家的桌上就餐……

露天吃饭,一个是图凉快,二是节约用电。没有空调的日子,宁波本土的“富丽”牌鸿运扇还不如“弄堂直头风”,迎面吹来的凉快,露天饭桌一般要摆到七八点钟,通常是男人老酒吃饱,小孩们嚷着要看《射雕英雄传》,才搬出黑白电视机,边看边纳凉讲大道。

那些露天吃夜饭的宁波往事,总有耐人寻味的美好。可惜我住部队大院,不曾体验,只有旁观羡慕的份儿。

总第 580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配图 易明